

春风回梦记

第一回 伉俪江湖闻歌圆破镜
恩冤尔汝语燕定新巢

在天津租界中一家旅社里，某年的初春，夜里一点多钟，大明旅社里的一家烟馆，正在榻上客满房里烟浓的时节，人多得简直有些旋转不开。烟容满面的烟馆掌柜佟云广，被挤得攒到账桌后面，正办着一手钱来一手烟去的交易。他那鬼脸上的表情，时时的变化不定，这时正向着烟榻上卧着的一个穿着狐腿皮袄，三十多岁大白胖子道：“徐二爷，昨天给你府上送去的八两清水膏子，你尝着怎样？”那徐二爷正喷着一口烟，喷完喝了口茶才答道：“好的很，明天你再给熬十两送去！真个的，那八两该多少钱？”说着从怀里把很大的皮夹拿出放在床上，预备付钱。佟云广笑道：“二爷，你忙甚么？只要你赏脸，我供你抽到民国六十年再算账也不迟！”说着，又郑重的叫了声二爷道：“二爷，可不是我跟你卖人情，每回给你送的烟，都是我内人亲手自制。不是我跟你送人情，我的内人向来不管烟馆事，说到熬烟，她更没工夫伺候，只有给你二爷熬烟，她居然高高兴兴的办，足见二爷真有这头口福。若是经伙计们的手，哪有这样香甜！”这时躺在徐二爷对面给他烧烟的一个妖妖娆娆的妓女答道：“佟掌柜，这可

不怨我和你开玩笑，怎么你们太太沾了徐二爷就这样高兴？难道和徐二爷有什么心思？你可留神她抛了你，婊了徐二爷！”这几句话说得满屋里的人都笑。那佟云广也不由脸上一红，口里却搭讪道：“芳姑娘，先不劳驾你吃醋。凭我女人那副嘴脸，就是回炉重做一下，也比不上你一半好看，你放心吧！”说完回头一看，立刻露出一脸怒容，向那缩在破沙发上吸烟的一个穿破棉袍的中年人道：“赵老四，你这两毛钱的烟，玩了够半个钟头，只顾你占着地方不让。都像你这样，我这个烟馆就不用开了！”说着又向坐在椅上一个穷酸面目的人道：“吕先生，咱们都是外面上的人，谁也别挤谁说出话来。前账未清，免开尊口。一言超百语，闲话休题！”吕先生还嗫嗫嚅嚅的想要说话，那佟云广却自把头扭转，再不理他，只口里自己捣鬼道：“真他妈的丧气！窑子里有窑皮，烟馆里就有烟腻。”说着又缓和了颜色，向旁边独睡的小烟榻上躺着的一位衣服干净面容枯瘦的老头儿笑道：“金老爷，上一回有我的亲戚，想在东首干一个小赌局，托你向上边疏通疏通，不知道你办得怎么样？”那金老爷一手举着烟枪，一手耍着烟签子，比划着道：“佟老大，你是个通世路的明白人，你的亲戚可以跟你空口说白话，你也可以跟我空口说白话，我可怎么能跟上头空口说白话！”说到这里，那佟云广忙道：“你说的是。我们亲戚原曾透过口风，反正不能教你为难。”那金老爷道：“你倒会说空话，不给我个所以然，怎样说也是白费。”佟云广忙凑到金老爷跟前道：“我给你烧口烟。”就拿烟签子，挑起烟在灯上烧，趁势在金老爷耳边唧喳了半晌。金老爷一面听着，一面点头。这时那徐二爷和那芳姑娘穿了衣服要走，佟云广忙过去趋承了一遍。他

们走后，还有两三个烟客也跟着走了，屋里立刻宽松了许多，候缺的也都各得其所。佟云广便回到账桌旁边，料理账目。

这时忽然屋门一响，一个大汉子大踏步走进，行路带着风声，闪得屋道的几盏烟灯火头儿都动摇不定。大家抬头看时，只见他黑紫的脸庞儿，微有些灰色，却又带着油光，浓眉大眼，躯干雄伟，但是精神上略似衰颓。身穿一件灰布棉袍，已脏得不像样子。屋里的人见他进来，立刻都不言语。佟云广却皱了皱眉。那大汉直奔了佟云广去，他一伸手，只说一个字道：“烟！”那佟云广也一伸手道：“钱！”那大汉道：“佟六哥，你这不是诚心挤我？有钱还跟你空伸手！”佟云广道：“周七，你听我说，向来你给我出力不少，白给你烟抽也是应该。只是你抽足了，就是屋里喷痰吐沫，随便胡闹，给我得罪主顾。花钱养个害人精，教我这本账怎么算！”那周七道：“佟六哥，我是知过必改，往后先缝住了嘴，再上这屋里来。”说着，忽想缝住了嘴怎么能抽烟？忙改口道：“我还是带了针线来，抽完烟再缝住了嘴。”那佟云广把一盒烟给他道：“少说几句，快过瘾，完了快滚！”这时那周七一头倒在破沙发上，叹道：“佟六哥，我要花钱买烟，哪能听你这个滚？谁让我把钱都赌得光光净！咳，老九靠虎头，铜锤坐板凳，都跟我拜了盟兄弟。猴耍棍，吐血三，也变了我周老七的结发夫妻，简直他妈的都跟定了我。好容易拿了一副天杠，偏巧庄家又是皇上玩娘娘，真是能死别捣霉。”这时旁边一个烟客插嘴道：“周老七，你也该务点正了，成年际耍赌嫖！大家都看你是条汉子，够个朋友，帮扶你赚得钱也不在少。你要规规矩矩，不赌不嫖，再弄份家小，早已齐家得过，不胜似这样在外飘荡着？”那周七长叹口气，把

烟枪一摔道：“马先生，只你这几句金子般的话，强如给我周七几百块洋钱。可是你哪知道我周七原不是天生这样下作，而今现在，不教我赌钱吃酒，你说教我干什么正经？咳，我周七也快老了，烟馆里打个杂差，赌局里找些零钱，活到哪日是哪日，死了就落个外丧鬼也罢！”

他正说着，忽然隔壁一阵弦索声音，悠悠扬扬弹了起来。立刻大家都打断了话头，只听弦索弹过一会，便有个女儿家的一串珠喉，和着弦索缓声低唱。金老爷幼年原是风流子弟，吹打拉弹的惯家，这屋里只有他一人听得最入神。只听得唱到首句头三个字“……剑阁中……”便摆手向众人道：“听，别作声！这是子弟书里的《剑阁闻铃》。”这时那屋里人又接着唱道：“剑阁中有怀不寐的唐天子，听窗外不住的叮当作响声，忙问道：‘窗外的声音是何物也？’高力士奏是林中雨点和檐下金铃。唐天子一闻此语长吁气，这正是断肠人听断肠声。可恨这不做美的金铃不做美的雨，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。”唱到这里便歇住了，只有弦索还自弹着。金老爷便喝了个没人知情的隔壁彩，回头向佟云广道：“好动人的唱儿！你知道这唱的是谁？”佟云广道：“隔壁住的是个行客，也没有带家眷，这唱的大约是现招呼了来。”金老爷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想绝不是娼寮里的人。现在盛行着西皮二簧时调大鼓，谁还学这温三七的子弟书？这个人我倒要见识见识。”说着就叫过烟馆里的小伙计道：“赵三，你到外面向茶房去打听，这隔壁唱的若是个卖艺的人，回头那屋里唱完了，就叫她到这屋里来。”赵三答应自去。

这时那屋里又唱起来，金老爷更是听得入神，不想那边沙发上的周七，却听得连声叹气。金老爷转头来看着周七，只见他不只叹气，眼角里却还汪着泪珠，不觉诧异

道：“周七，凭你这样一个粗人，还懂得听鼓儿词掉眼泪，替古人担忧，这倒怪了！”周七擦着眼笑道：“我哪懂得什么鼓儿词锣儿词？只因方才马先生说话，勾起我的心思，又听得那屋里唱的声音像哭一样，不知怎的就心里十分难过，倒被你金老爷见了我的笑。”金老爷便不再言语。沉一会儿，那隔壁已是红牙拍罢，弦管无声，这陷便又高谈阔论起来。金老爷听了曲子勾起色迷，又犯了酸，自己唱道：“已闻佩响知腰细，更辨弦声觉指纤！这个人儿一定不会粗俗，想是个芦帘纸阁中人物也。”大家正莫明其妙地看他酸得可笑，忽然小伙计赵三推门进来，向金老爷道：“唱的是母女俩，倒是卖诱的，隔壁从杂耍园子后台叫得来，现在完了要走。听说是两块钱唱一段，你叫么？”金老爷听了价目，想了想，咬咬牙道：“叫进来！”那赵三又出去了。

不一会，从外面引进两个女人。金老爷见头里走的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妇人，身上穿着旧素青缎子棉裤袄，手里提着个用蓝布套着的弦子和一个花绒鼓套，面貌虽然苍老，但就眉目位置上看来，显见年轻时是个俊人。后边的那一个，因为紧跟在妇人背后，面目被遮得瞧不见，只看得一只绝白腻的玉手，和蓝库缎皮袍的衣角。赵三向金老爷一指，那妇人向他点了点头，身体向旁边一闪。金老爷立刻眼前一阵发亮，只见一个十六七的苗条女郎，生得清丽夺人，天然淡雅，一张清水瓜子脸儿，素净得一尘不染，亭亭玉立在这满堂烟鬼中间，更显得光艳耀目，把屋里的乌烟瘴气，也似乎照得消灭许多，望去好似那三春烟雨里，掩映着一树梨花。金老爷看得都忘了自己的年纪，无意中摸到自己口上的短须，才觉自己是老头子了，饿虎扑羊式的先和这十六七女郎攀谈，不大合式，便转头向那

妇人道：“请坐请坐。”那妇人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烟盘子前边金老爷身侧，一面向那女郎招手道：“烟馆里就是这样不宽松，你不要气闷，孩子，来，来，坐在娘腿上。”那女郎摇摇头，低声道：“不，我站着好。”这时赵三已搬过一把椅子来，那女郎也便坐下，却把两只手都笼到袖口里，低头看衣襟上的细碎花纹。金老爷便向那妇人道：“方才隔壁可是你们这位姑娘唱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正是。隔壁那位客人，一阵高兴，叫我们来唱买卖。可巧园子里的师傅都忙，我便掉了把弦子跟了来。谁知客人竟要听这八百年没人理的子弟书，要不是我跟来，还抓了瞎。”金老爷眼珠转了几转，看看妇人道：“方才弦子是你弹的？”那妇人点点头道：“教你见笑！”金老爷用手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噯噯，我认识你！你伺当初六合班的冯怜宝。除了你，女人队里谁有这一手的好丝弦？提丘来有十二三年不见了，听说你是跟了人，怎么又干了这个？你禁老了，面貌也改的几乎认不得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抽大烟就把我鼓骨换了胎，怎么会不老？二爷你眼力还好！”金老爷笑道：“你别这样称呼，你可还认得我？”妇人慢慢摇头道：“倒是面熟，一时想不起来。”金老爷道：“咱们曾一处玩了一二年，你还记得跟大王四同走的金老三？”那妇人向他看了半晌，忽然把他肩膀一拍道：“你就是金老三呀！烟灯上可真把你烧老了，不说简直认不出。哪里还有当初一点的俏皮样子！想起咱认识的时节，真像做梦一样。”金老爷也叹息了一声，指着那女郎问她道：“你这个孩子是新制还是旧存？”那妇人也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少胡说！你不记得么？我嫁过一回人，那是那个盐商何靖如。他弄我当外宅不到一年，因外面风声不好，又把我打发出来。这孩子是跟他在一处怀的孕，后来又落到窑子里才生的。到大

王四认识我的时候，她才两岁。你忘了你常抱着玩的那个小凤么？还记得她三岁生日的那天，大王四送了踊个金钱，你亦买了副小镯子。如今改名叫如莲了，只仗她发卖喉咙养活我。”说着就叫道：“如莲，见见你的干老金三爷！”如莲在椅上欠欠身，只鞠了个浅躬。金老爷坐在烟榻上也连忙还礼，一面向那冯怜宝笑道：“你别教她这样称呼，看大王四在阴间吃醋！”怜宝惊愕道：“怎么说？大王四死了？”金老爷道：“死够七八年了。可怜三四十万的家私，临死落个五更抬，还不是你们姐儿几个成全的！”怜宝正色道：“你别这样说，他在我身上没花多少钱，我也没有坏了良心害他。这里面冤不着我！”金老爷点头道：“这我知道。只花灵芝和雪印轩郭宝琴那几个就抄了他的家。想起当初同嫖的人，都没落好结果，如今只有我是剩下的。听说何靖如也死过七八年了，有个少爷接续起来，家业还很兴旺。他那少爷也是好玩，前些日我还常见。他名字是叫什么……什么，咳，看我这记性！原在嘴边，一时竟想不起。”怜宝笑道：“管他叫什么！当初何靖如那个老梭胆子的人，弄外宅就像犯王法。他家里人始终不知道有我，我也不明他家里的内情。如今我们如莲又不是男孩，没的还想教他认祖归宗去分一份家产？所以我对于老何家的事，绝不打听。要不为你是熟人，我也绝不提起。”说到这里，只听如莲叫道：“娘，还唱不唱？不唱走吧！”怜宝道：“孩子倦了，旧人见面，谈谈比唱不强？还唱什么？倦了咱走，现在几点钟了？”

金老爷听了她末一句话，不由笑道：“难得你这些年还没改了你那河南口音。”又向众人道：“你们听她口里的几字和钟字，跟周七一样不？”说完用眼睛去找周七，只见那破沙发上却没有。向左看时，周七却正靠在烟榻旁边

一个小立柜上，眼睛直直的向冯怜宝傻看。金老爷笑道：“周七这小子又直了眼了。你们是落在江湖内，俱是穷命人，就认个乡亲也罢。”那周七似乎没听见金老爷的话，突然抢上两步，向冯怜宝叫道：“唉，这位嫂子，你可是河南龙王庙镇上的人？”那冯怜宝被他惊得一跳，忙立起来，口里答应道：“是呀！”眼睛却细细向他打量。周七又问道：“你从家乡出来有多少年？”冯怜宝忽然泪汪在眼圈里，怔怔的道：“我先问你，你可姓周？”周七点点头，又往前凑了一步。冯怜宝又颤声问道：“你的学名叫大勇？”周七听了，不由分说，便抢上前把她揽到怀里。怜宝只带着哭音叫了声“我的……”头儿已紧紧抵到他的胸前，口里再也发不出声音，众人见她只有肩头微微的颤动。周七却张着大嘴，挂着两行眼泪，一只手向金老爷比划着，口里模模糊糊的道：“我俩二十年，……二十年……”如莲忙从椅子上立起，在一旁发闷，自己知道娘当年是天津有名的红倌人，恩客多得比河头鱼鳖还多，只当又遇见什么特别恩客，又要给自己凭空添个干爸爸，心中委实不大舒服。阖烟馆里人见他二人这般情景，都测不透底细，不由得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只有金老爷是个玲珑剔透的人，听言察理，早瞧科八九分，便劝道：“你们夫妻离散了二十年，如今见了面，真是大喜，还哭什么？各人肚里装的委屈，等回家去哭上十天半月，也没人管，何必在这里现象！”周七和怜宝原是一时突然激于情感，才抱头一哭。如今听了金老爷的话，才各自想到自己是年近四十的人，在人前搂到一处，不大像样，便一齐松手离开，脸上都是一红。周七用袖子拭着眼泪道：“从那年咱从家乡逃出来，路上没遇见土匪，却遇着乱兵。我被乱兵捉了去，你怎样了？”怜宝叹道：“咳呀，提不得，你被兵捉了走，我教他

们按在地下，剥了衣服，在河边柳树下，一个挨一个的，把我……”周七顿着足，掩着脸道：“我懂得了，你少说得这们细致，亏你也不嫌难看。”怜宝道：“如今还嫌什么难看？要这样脸皮薄，你媳妇这二十年的事，臊也把你臊死了。”周七点头道：“对，对。我混，我混！如今还讲他妈的哪门子清白，真是想不开！你说，你说。”怜宝说：“这你还明白，命里该当，教我一个妇人家有什么法子？那时教他们几十个大小伙子收拾得快要没了气。咳，你忘了那时我才十九岁呀！后来他们见我浑身冰凉，只当已死，便抛下我去了。我在河边上不知道发了多少时候的昏，后来被咱村里于老佩看见，把我救了，没法子只得跟了他。哪知道小子坏了良心，把我带到天津，就卖到窑子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从外面又来了几个烟客，佟云广知道他们这样拉钩扯线的说，烟客都回肠荡气的听，不知到什么时候才完。这一堂客还不赖到明天正午？先来的不肯走，后来的等不得，营业怕要大受损失，便借题开发道：“周老七，你们夫妇重逢，这是多痛快的事，还不回家去叙叙二十年的离别，在这里聊给旁人听作甚？”金老爷听掌柜的说话，明白他的意思，也趁波送人情道：“周七，你们回家吧！明天还一同来，我请客给你们贺喜。”冯怜宝是个风尘老手，有什么眉高眼低瞧不出来？明知掌柜是绕弯撵他们，便向周七道：“咱们走吧，你住在哪里？另外可还有家小？”周七苦笑道：“呸，呸，呸！我都没个准窝巢，哪里来的家小？咱们离开多少年，我就光了多少年的棍。如今烟馆赌局就是我的家，里面掌柜就是我的家小。想住在哪里便是哪里，还不用开住局钱。”说到这里，那边佟云广喊道：“周七，你要说人话，不看你太太在这里，

我要胡骂了！”周七笑道：“佟六哥，你多包涵，怨我说溜了嘴。”便又接着向怜宝道：“你住在哪儿？我去方便不方便？”这句话惹得金老爷大笑道：“男人问他媳妇家里方便不方便，真是新闻！周七这话难得问得这么机伶，倒教我听了可叹。”那怜宝擦着眼泪笑道：“哪怪他有这一问？若是早几年见面，我家里还真不方便，如今是清门净户的了。”周七听着还犹疑，怜宝笑道：“女人只要和烟灯搭了姘头，什么男人也不想。这种道理，你不信去问旁人。”金老爷从旁插言道：“这话一些不错。要没有烟灯这位伏虎罗汉，凭她这虎一般的年纪，一个周七哪里够吃！”怜宝道：“金三爷，你还只是贫嘴。”说着忽然想起了如莲，便叫了声“我的儿，还忘了见你的爹！”哪知如莲已不在屋里，便又叫了一声，只听门外应道：“娘，走么？我在这里等。”怜宝诧异道：“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出去？见了爹倒躲了。”周七愣头愣脑的道：“谁的孩子？叫人家见我叫爹，人家也不乐意，我也承受不起，免了罢！”怜宝忙刷了他一眼，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。周七还要说话，被怜宝一握手捣得闭口无言。怜宝便道：“到家里再给你们引见也好。”说完，又和烟馆里众人周旋了几句，就拿了随身物件，领着周七出来。

才出了楼门口，便觉背后嗡然一声，人语四起，知道这些烟鬼起了议论，也不理会。寻如莲时，只见她正立在楼梯旁，呆看那新粉的白墙。怜宝便走上前，拉着她的手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躲出来作什么？”如莲撇着嘴道：“您只顾说话，也没瞧见这些鬼头鬼脸的人，都呲着黑牙向人丑笑。我又气又怕，就走出来。”怜宝道：“孩子，你也太古怪，这里原是没好人来的所在。”说着一回头，指着周七道：“这是你的爹。有了他，咱娘俩就得有着落了。”如莲

在屋里已听明白了底里，因为替她娘说的话害臊，便躲出来，知道这姓周的便是娘的亲汉子，只不是自己的亲爹，便含糊叫了一声。周七也含糊答应了一句。在这楼梯上，便算草草行了父女见面的大礼。三人下了楼梯，出了大明旅社，走在马路上。

这时正是正月下旬，四更天气，一丸冷月悬在天边，照在人身上，像披着冰一般冷。如莲跟着一个亲娘，一个生爹，一步一步的往北走。又见他夫妇，话说得一句跟一句，娘也不知是怕冷还是为什么，身子都要贴到这个爹的怀里，觉得紧跟着走，是不大合式，便放慢脚步，离开他们有七八步远，才缓缓而行。因为方才在烟馆里看了这一幕哀喜夹杂的戏剧，如今在路上又对着满天凄冷的月光，便把自己的满腔心事，都勾了起来。心想自己的娘，在风月场里胡混了半世，如今老得没人要了，恰巧就从天上掉下个二十年前的旧男人，不论能养活她不能，总算有了着落，就是吃糠咽菜，这下半世也守着个亲人。只是我跟了这不真疼人的娘，又添上这个平地冒出来的爹，这二位一样的模模糊糊，坐在家里对吃对抽，只凭我这几分颜色，一副喉咙，虽然足可供养他们，可是我从此就是天天把手儿弹酸，喉咙唱肿，将来还能唱出什么好结果？娘不就是自己的个好榜样？我将来到她如今的地步，又从哪边天上能掉下个亲人来？想到这里，心里一阵忐忑，又觉着一阵羞惭。接着又脑筋一动，便如同看见自己正在园子台上，拿着檀板唱曲的时光，那个两年多风雨无阻来顾曲的少年，正偷眼向自己看，自己羞得低下了头，等一会自己偷眼去瞟他时，他也羞得把头低下了。她这脑筋里自己演了一阵子幻影，忽然抬起头来，又看见当天的那一丸冷月，心下更觉着有说不出的慌乱。自想，我和他不知道何年何

月也能像我娘和这个爹一样，见了面抱着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顿，便死了也是甘心。想到这里，不由自己“呸”了一声，暗笑道：“我真不害臊，娘和爹是旧夫妻，人家跟我连话也没说过，跟人家哭得着么？”又回想道：“想来也怪，凭人家那样身长玉立粉面朱唇的俏皮少年，就是爱惜风月，到哪里去不占上风？何必三年两载的和我这没人理的苦鬼儿着迷？这两年多也难为他了。这几年我娘总教我活动活动心，可惜都不是他。若是他，我还用娘劝？可是我也对得起他。”她正走着路，胡思乱想，只听着她娘远远的叫了一声，定定神看时，只见她娘和周七还在那边便道上走着，自己却糊里糊涂的斜穿过电车道，走过这边便道来，自己也觉得好笑，轻轻的“呸”了一声，慢慢的走拢了去。怜宝忙拉住她的手道：“这孩子是困迷糊了。我回头看你，你正东倒西歪的走。要不叫你，还不睡在街上？早知道这样困，就雇洋车也好。如今快走几步，到家就睡你的。”如莲心里好笑，口里便含糊着答应。

又走了几步，便拐进了胡同，曲曲折折的到了个小巷。到一座小破楼门首，怜宝把门捶了几下，门里面有个小孩答应。怜宝回头向周七道：“这就是咱的家了。马家住楼下两间，咱们住楼上两间。东边一大间，我和如莲住着。临街一小间空着，有张木床。咱俩就住外间，叫如莲还住里间好了。”说着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黑影里只见个十几岁的小孩子，向着人揉眼睛。怜宝问他道：“你娘睡了么？”那小孩朦朦胧胧的也不知说了句甚么。怜宝等进去，便回身关了门。三个人摸索着上了楼，摸进了里间。怜宝摸着了火柴，摸着了煤油灯点上。周七眼前倏然一亮，屋里陈设得倒还干净，有桌有椅，有床有帐，桌上放着女人家修饰的东西，床上还摆着烟具。周七在烟馆赌

局等破烂地方住惯了，看这里竟像个小天堂。怜宝笑道：“你看这屋里还干净么？都是咱闺女收拾的。若只我住，还不比狗窝还脏？”周七坐在床上，叹息道：“我飘荡了这些年，看人家有家的人，像神仙一样。如今熬得个夫妻团聚，就住个狗窝也安心，何况这样楼台殿阁的地方！”冯怜宝一面拨旺了煤炉里的余烬，添入些生煤球，一面道：“这样说，这二十年来你的罪比我受得大啊！我这些年，纵然对不起你，干着不要脸的营生，倒也吃尽穿绝，到如今才落了魄。好在咱闺女又接续上了，只要运气好，你总还有福享。”周七道：“说什么你对不起我，论起我更对不起咱家的祖宗。到如今前事休提，以后大家归个正道，重收拾起咱的清白家风，宁可讨饭也罢。”怜宝听了不语，只向如莲道：“孩子，你要困就先和衣睡。等我抽口烟，就跟你爹上外间去。”如莲揉着眼道：“不，我上外间睡去。”怜宝道：“你胡说！外间冷，要冻坏了。”如莲笑道：“我冷您不冷？只要多盖被也是一样。”说着不由分说，就从床上抢了两幅被子，一个枕头，抱着就跑出去，就趁里屋帘隙透出的灯光，把被窝胡乱铺好。到怜宝赶出来时，如莲已躺下装睡着。怜宝推她不醒，心里暗想：这孩子哪会困得这样，分明是岁数大了，长了见识，才会这样体贴她的娘。不由得好笑。又想：今天她既会体贴娘，将来为着别人来和娘捣乱的日子也快到了。不由得又耽了心事。当时便替她把被盖好，从里间把煤炉也搬出来，才重进里间屋去。

如莲原不是要睡，闭着眼听得娘进去了，又睁开眼望着屋顶胡想。这时正是四更向尽，残月照到窗上，模模糊糊的亮，煤炉在黑暗中发出蓝越越的火苗。被子里的人，只觉得一阵阵的轻暖薄寒，心里便慌悠悠的，似醉如醒。

一会儿只听得里间的房门呀的声关了，接着便有扫床抖被和他二人喁喁细语的声音，从木板缝低低的透出来。如莲原是从小儿学唱，虽然心是冰清玉洁的心，怎奈嘴已是风花雪月的嘴，自己莫明其妙而他人听了惊魂动魄的词儿，几年来已不知轻易的唱出了多少。近一二年便已从曲词里略得明白些人间情事。到了这时节，才又晓得这初春节候，果然是夫妻天气，和合时光。想到这里，便觉得自己除了身下有床板支着以外，前后左右，都空宕宕的没倚靠处，心里一阵没抓搔似的不好过，便拥着被坐起来，合着眼打盹。偶然睁开眼看时，只看见屋里淡月影中煤灯里冒出的沉沉烟气，便又合上眼揣想屋里的情景。想到自己这老不要脸的娘，即刻又连想到自己，连想到这个新来到的爹，不知道为什么把那惑乱人心的少年又兜上心来。如莲不由得自己用手在颊上羞了几下，低声笑道：“我真不害臊，成天际还有旁的事么，无论想什么就扯上他，从哪里扯得上！从现在起，再想他，教我来世不托生人身。”哪知誓才起完，那少年的影儿依然似乎在眼前晃动，赌气子又睁开眼，呆呆的看煤炉里的火苗，心里才宁贴些。哪知这时节，里屋又送出些难听的声息。侧耳听时，隐约是帐摇床戛，爹笑娘哼。如莲脸上一阵发热，忙倒在床上，把被子紧紧的蒙住了头，口里低低祷告：“神佛有灵，保佑我一觉睡到大天亮！”不料神佛哪得有灵，翻来覆去的更睡不着，身上又发起燥来，只疑惑炉里的煤着得正旺了。探头看时，炉里火势比方才倒微了些，赌气再不睡了，坐起来从怀里拿出条小手帕，放在颈后，把两个角儿用手指填到耳朵里，实行她那塞聪政策，便一翻身跪在床上，摘下窗帘，趁着将晓的月色，看那巷里的破街，痴痴的出了会子神，心里虚飘飘的已不知身在何所。这样不知有多大

工夫，猛然一丝凉风，吹得她打了个寒噤。收定了心神看时，眼前竟已换了一番风色。原来昨宵今日，这一样的灰晶晶晴天，在不知不觉间，已由残夜转成了清晓。这时才又觉得脊骨上阵阵的生凉，回头看看床上堆着的被子，觉得可恋得很，不由得生了睡意，玉臂双伸打个呵欠，便要躺下去。

这时节，在将躺未躺之际，偶然向街上看了一眼，忽然自己轻轻“呀”了一声，又挺直身躯，脸儿贴近玻窗去看，只见个獭帽皮袍的人，慢慢的从楼下踱了过去，又向东慢慢转过弯，便不见了。如莲心里一阵噗咚，暗想这身衣服，我认得，可惜看不清面目。他大清早跑到这胡同来干什么？这总不是他！又一想，倘不是他，我心里怎会跳得这样厉害？可是若果是他，为什么走到我的楼下连头也不抬？大约不知道我在这里住，可是不知道我在这里住，怎又上这里来？想到这里，忽然转念到这胡同里有许多不正经的人家，莫非他到这里来行不正道？那他怎么对得过我！便不由一阵酸气，直攻到顶心，自己咬着牙发恨。哪知道又见那个人忽然从西边再转了过来。如莲心里跳得更厉害，看他将要走近楼下，便想要招呼他，又没法开口。心里一急，身体略向前一扑，不想头儿竟撞到玻窗上，乒的一声响。楼下那人听见响声，抬头看时，二人眼光撞个正着。呀，不是那少年是谁！这时两人都把脸一红，那少年低了头拔步便走，如莲也倏的把身体缩回去。但是那少年走不几步，又站住了。如莲也慢慢的再从玻窗内露出脸儿来，二人便这样对怔了好一会。如莲想推开窗子和他说话，无奈窗户周围被纸糊得很结实，急切推不开。再向街上看那少年，只见他依然痴痴的向上看，只是被晨风吹得鼻头有些红红的。如莲顾不得什么害羞和害怕，便向外招

了招手，回头悄悄的下床趿了鞋，走到里间门首，向里面听时，周七的鼾声正打得震天雷响。便又轻轻走出了房间，下了楼梯，到小院子里，觉得风寒刺骨，只冻得把身儿一缩，暗想，这样冷的天气，这傻子来干什么？我倒得问问他。想着到了门口，拨开插关，才要开门，忽然又想到这扇门外，便是我那两年来连梦都做的人，开门见了，他，头一句我说什么？还是该向着他笑，还是拉着他哭？想到又踌躇不敢开门。到后来鼓足了勇气，伸手拉开了门，身体似捉迷藏一般，也跟着向旁边一闪。但是眼睛忍不住，已见那人俏倚在对面墙上。只可立住了，探出身子，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却回过去拢住自己辫儿，想要说话，却只张不开口。看他时，脸上也涨得似红布一样。如莲嘴唇和牙齿挣扎了半晌，才进出一句话道：“你冷不冷？”那少年通身瑟缩了一下，道：“不。”说完这几个字，两下又对怔住。还是如莲老着脸皮道：“你进来。”那少年想了想，问道：“进去得么？”如莲点点头，那少年便慢慢走进门首。如莲把身一闪，让他进去，回手又掩上门。那少年进了门，匆匆的便要上楼。如莲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往哪里走？只许你进到这里。”说着觉得自己的声音高了些，忙又掩住了嘴。那少年趁势拉住了她的手，问道：“你娘在家不在？”如莲笑道：“你不用管，这里万事有我，你放心。我说你姓什么，家在哪里住，有什么人，有……”自己说到这里，才觉得问得太急了，又有些问出了题，把脸一阵绯红，忙住了口。那少年答道：“我姓陆，名叫惊寰，住在……”如莲又截住他的话头道：“我先问你，你多们大岁数？”惊寰道：“十九。”如莲听了，低下头，半晌不语。好一会才抬头问道：“你成年际总往松风楼跑什么？”惊寰看着如莲一笑，接着轻轻叹了一声。如

莲脸又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我明白，我感激你。我再问你，大清早你往这破胡同里跑什么？”惊寰跺跺脚，咳了声道：“是你今天才看见罢了！我从去年八月里知道你住在此处以后，哪一天早晨不上这里来巡逻！”如莲听了，心下一阵惨然，眼泪几乎涌出眶外，便双手握着他的手道：“可怜冬三月会没冻死你个冤家！你好傻，冻死你有谁知情！”惊寰苦笑道：“到如今只要你看见一回，就不枉了我。我也不如怎的，虽然每天在园子里和你见面，但是早晨要不看看你住的楼，就要从早晨难过到晚晌。可是向来没看见你一次。今天是怎么了，你会大清早起来看街？”如莲点头道：“今天么，”说着自己小声道：“这可该谢谢我这新来的好爹。”惊寰听不清楚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如莲笑道：“我说今天是天缘凑巧，该着咱俩人认识。咳，闲话少说，你说你这两年苦苦钉着我，是想要怎么样？”惊寰见问，怔了一怔道：“我知道我想要怎么样？好容易有了今日，你还忍心跟我假装。”如莲用牙咬着嘴唇道：“你的心我懂。我的心呢？”惊寰点点头。如莲接着道：“说句不害臊的话，你可别笑话我。”惊寰道：“傻话，我怎么还笑话你？”如莲红着脸，自己迟疑了半晌，忽然从怀里掏出块粉帕，用手按在脸上，声音从手帕里透出来道：“只要你要我，我终久是你的！”说完又低下了头。惊寰一面伸手去扯她脸上的手帕，一面道：“妹妹，妹妹，我从当初头一次见你，就仿佛曾经见过，直拿你当做熟人。这里我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，可是总觉得这里面有些说处，反正我从两年前就是你的了。”如莲听了也不答言，只是脸上的手帕始终不肯揭下来，惊寰却只管动手。她忽然霍的把手帕揭下，露出那羞红未褪的脸儿，却噘着嘴道：“你好，没见过你这样不认生，见人就动手动脚。谁认识你？还不